

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

跟吸血鬼同桌

肖定丽 著



NLIC 2970784123

广东省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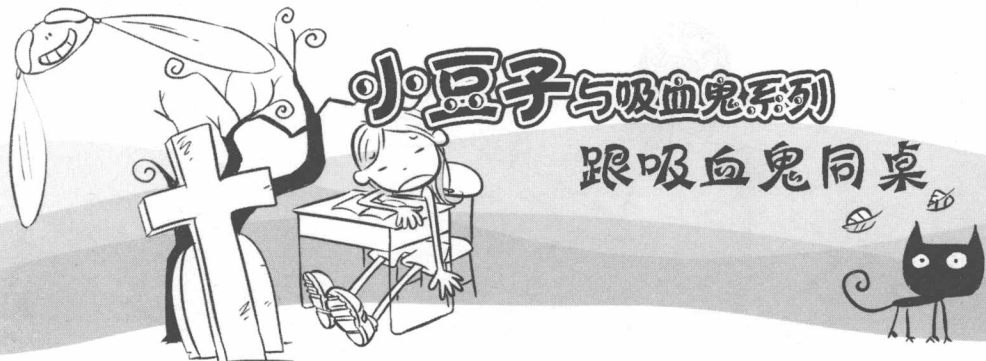
跟吸血鬼同桌

肖定丽 著



· 广州 ·

广东省出版集团
新世纪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跟吸血鬼同桌 / 肖定丽著. — 广州: 新世纪出版社, 2012.4

(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)

ISBN 978-7-5405-4229-0

I. ①跟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日记体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198674 号

Gen Xixuegui Tong Zhuo

出版发行: 新世纪出版社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32 开

印 张: 5.5

字 数: 110 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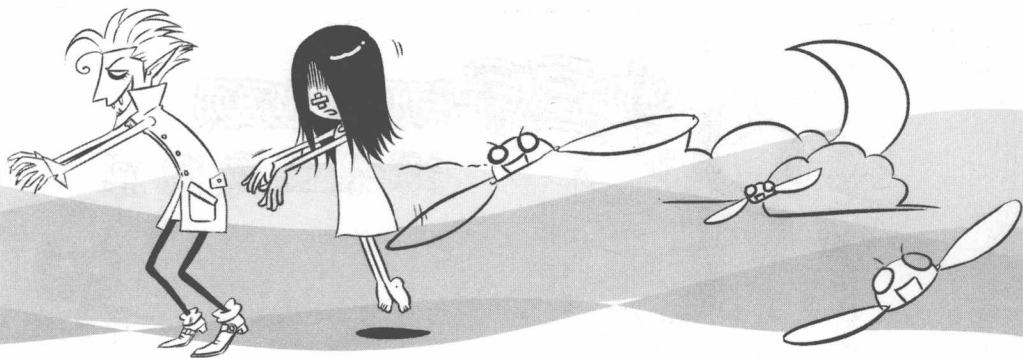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5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(020) 83797655

购书咨询电话: (020) 83781545



Monday

升入初中，都变了。

我是说我那些同学的身体。

这个假期，他们准是吃了生长剂，贾菲从鼻子往上，都是高出我的部分。鼻涕虫毕小松不仅长了个头，拖着鼻涕也消失不见了。哦，人高了，鼻涕也上不去了吧。不过，他还是保留了时不时吸一下鼻子的习惯，原来是“噗噜噗噜”，现在是“呼！呼”。

马得牛虽然戴着厚厚的眼镜，也没压住他的个子。他竟然拿着一只放大镜，晃来晃去，居高临下地照着我说：

“唐豆，注意哈，你虽然叫小豆子，其实你已经是大豆子了，数学要提高了，注意哈！我来看看你，注意哈，你的脸圆得像豆子了！”





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

跟吸血鬼同桌

我赶快闪出他的镜头。

我竖着没长，横着长了，临上学前镜子已经提醒过我，用不着讨厌的马得牛多费口舌。

看马得牛那架式，他还是班长？这事儿，一会儿就得到了证实。

马得牛告诉我说，他派了一个数学好的男生跟我同桌，以助我数学一臂之力。

我一扭头，吓得咧嘴惊叫：

“噢！”

一张苍白的脸正对着我：现场版的吸血鬼呀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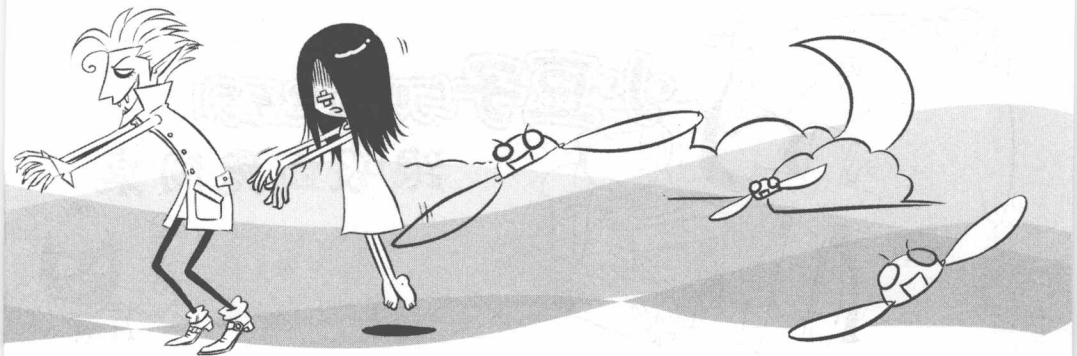
吸血鬼对我的惊悚表情颇为不快，但他一言未发，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睡觉了。

我坚决反对跟吸血鬼同桌。

可是，反对无效。班长马得牛说他为这事颇费周章。

“注意哈，这是为你好，他可不是什么吸血鬼。可能……可能有点外国血统。”马得牛推推他的眼镜分析。





这么说，这个吸血鬼还是个混血儿？

“呼！呼！”毕小松还追着要跟我同桌。我告诉他没啥希望了，他“呼呼”的声音，跟“噗噜噗噜”吸鼻涕的声音，同样折磨人的耳朵。

贾菲和梅如烟正面对面噙噙地说着什么，眼泪汪汪的，她们商量，面对这么多陌生的同学，成立“哭哭女二人组”。如果男生胆敢侵犯她们，她们就用眼泪淹死男生。

关心在擦他的桌子，先用湿抹布擦，再用干抹布擦，最后一遍用酒精棉球，好像他准备为自己的课桌打一针。

这么变态地擦桌子，真不明白他是为了趴在上面写字，还是拿它当饼干啃。

曹天笑过来问我需不需要他这个大哥帮忙，这个每天都声称要当我大哥的人，从来没有做过大哥的事儿。我说我去为他争取一门弹指神功课，让他成为班里的尖子生。曹天笑说他想当这门





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

跟吸血鬼同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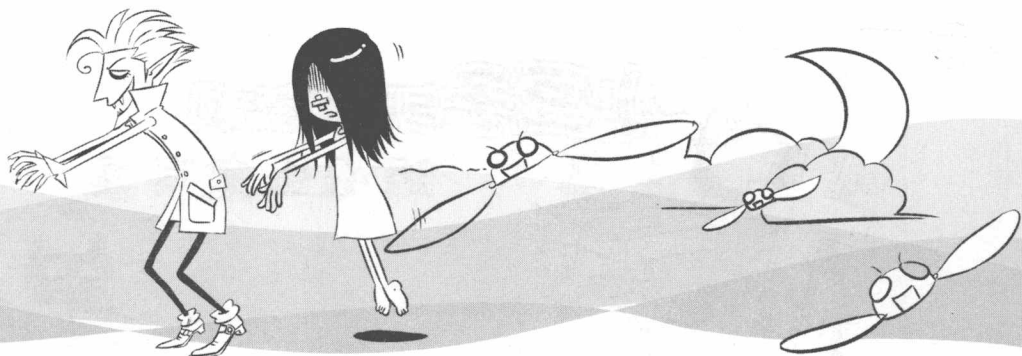
课的老师，上课集体练弹指神功，那该多壮观。



我问曹天笑能不能把我身边的吸血鬼弹走，曹天笑收起他的指头说，他的弹指神功作用有局限，只对人，不对鬼。

哼，这就是大哥！

不管怎么说，我不要跟这么晦气的吸血鬼男生同桌，直觉告诉我，他不但不能帮助我，还会影响我的数学成绩。



这不，因为盯吸血鬼太久，我也呵欠连连，想趴在桌子上睡觉。如果我跟他一同趴下睡着，那情形就太可怕了。

我说什么来着，这个吸血鬼的阴气已经传染给我了。我得摆脱这个瘟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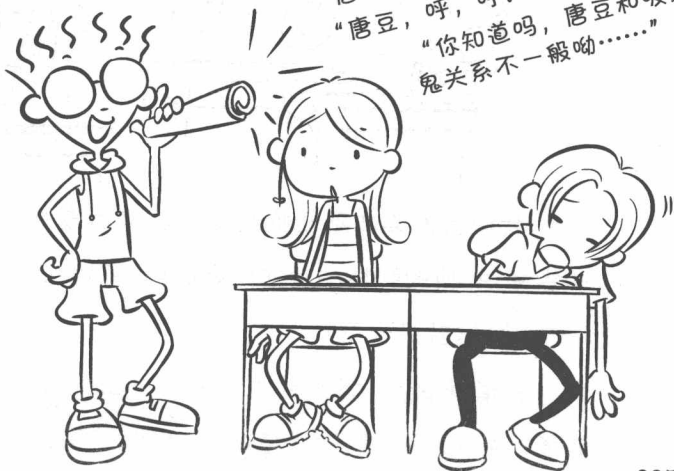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唐豆，注意哈，你怎么能跟同桌男生同时睡着呢？注意哈，有问题！”

“唐豆跟吸血鬼闹绯闻了！”

“唐豆，呼，呼！你怎么能这样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唐豆和吸血鬼关系不一般哟……”





Tuesday

家里到处散发着来苏水的味儿，老妈又用它来拖地了，这种味儿让人想起医院。我跟老爸反对过多次，不能把自己的家当成医院的实验基地。老妈只是个药剂师，在医院没什么用武之地。只要一有机会，她就在家里大展神威。

我一脚门里，一脚门外，鼓着嘴，差点吐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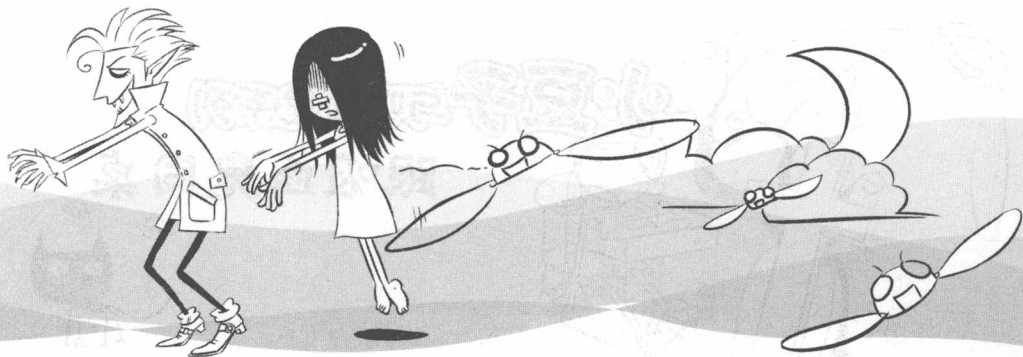
“泡尸体的味儿呀！泡尸体的味儿呀！”

老妈朝我翻翻白眼，说新学期得有新气象，她要用来苏水把我屋子里的瞌睡虫全杀死，让我精神百倍地投入到学习中。她提醒我说：“你屋里的来苏水的味儿更重。”

我不认为我的学习成绩是用来苏水帮忙提高的。

我拒绝进屋，跑到楼下草坪上坐了一会儿，然后冲着窗口喊：“老





妈，把钱扔下来，我要到麦当劳吃一顿。”老妈从窗口探出头来，半天没说话。这就是无声的拒绝。

我又喊道：“下午有重要的课，我不能空着肚子去上课，也不能迟到。”过一会儿，老妈捏个塑料袋子来到窗口，她有些不死心地喊：“我炖了排骨，放了海带。”

我摇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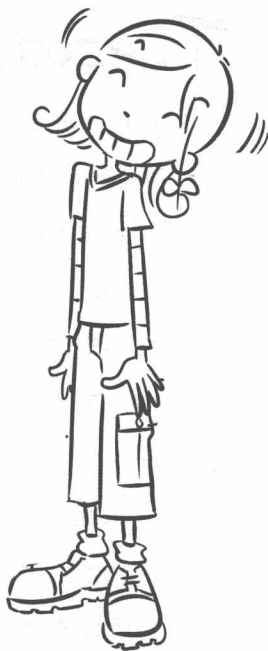
老妈便像扔炸弹似的朝下扔装在塑料袋子里的钱。她本来想用钱砸我的，结果袋子里的气太鼓，钱又太轻，塑料袋子忽忽悠悠地落在四楼的雨棚上。

真是见鬼了。

老妈在屋子里折腾半天找棍子，在家里要找到根长棍子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

我听见老妈在给老爸打电话求助，大概老爸又在外边喝酒呢，回不来。老妈在电话里喊：“早晚你得酒精中毒！”

这种诅咒已经过了好几年，还没应验。老妈说这是医学上的





奇迹。老爸每天不吃饭，或者只吃极少的饭，大多数时间在外面喝啤酒。他最大的愿望是能住在啤酒厂隔壁，从墙壁那里引根管道，安一个龙头，随拧随饮。

老妈把扫把的杆和垃圾斗的杆卸下绑在一起，探下身来，终于把钱袋子捅了下来。

“战无不胜的老妈！”

我还没喊出口，钱袋子就挂在了女贞树枝上。老妈瞥了一眼，立刻关上窗户。她永远不跟麻烦纠缠，这是老妈的风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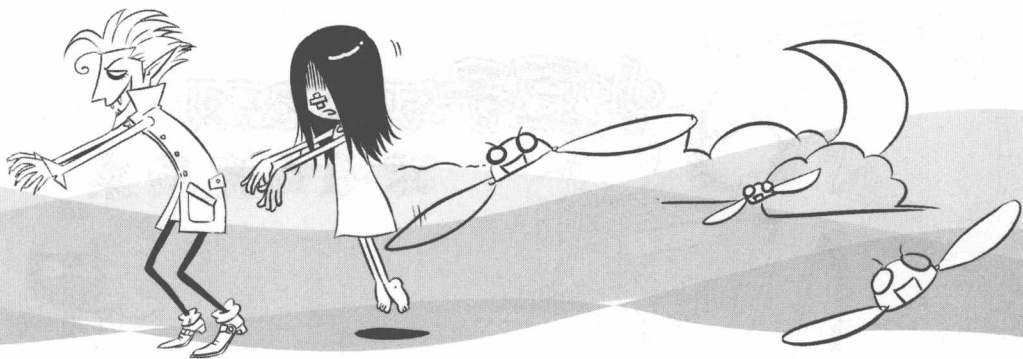
得，钱袋子离我近，归我解决。

我踢了两脚树，钱袋没掉下来。

又扔了两块石头，也没击中。如果老妈扔下她制作的长棍，这个问题就会迎刃而解。但白晃晃的窗户告诉我，没门儿。我正想一走了之，这时，保安瞪着炯炯有神的眼睛走过来，问是怎么回事。

“我的钱袋……”我装出一副柔弱的可怜相。





保安立马跟个瘦猴似的蹿上树去，把钱袋子扔下来。

我拿着钱袋子，说了声“谢谢”，飞奔进了麦当劳，享受我的午餐了。

Wednesday

我跟贾菲谈论着假期生活。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卧床睡觉，另一部分时间在玩“植物大战僵尸”。暑假作业是快开学时才想起来的，到现在还没完成。上初中的人了，还做小学的作业，太傻，也没意义呀。我打算找贾菲的抄一下。

“暑假你都在干什么？”我问贾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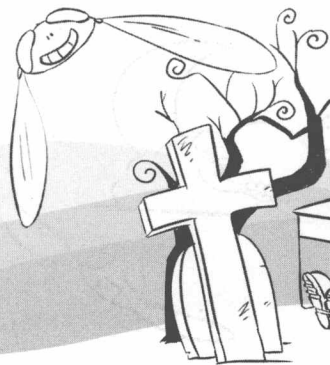
贾菲那空空的、迷茫的眼睛慢慢地眨着，缓缓地扬起头，轻轻地说：“我偶尔做一下暑假作业。”

“别的时间呢？”我对贾菲的语速，缺少耐心。

“全都放空了。”

也就是说，她暑假什么都没干。





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

跟吸血鬼同桌



我心里窃喜，跟我差不离嘛！

我找贾菲借数学暑假作业，她掏给我，脸上很惭愧的样子。她说她也是抄别人的。

嘿嘿，她的数学作业做得十分整洁，连涂抹的地方都没有，抄起来没有障碍。

抄完了，我才忽然想起，贾菲什么“偶尔”呀，“放空”呀之类的话，大概是谦虚，她还是用了功的。

她平时考试就是这样，跟我哭丧着脸说：“怎么办哪，我都没复习，一定考砸锅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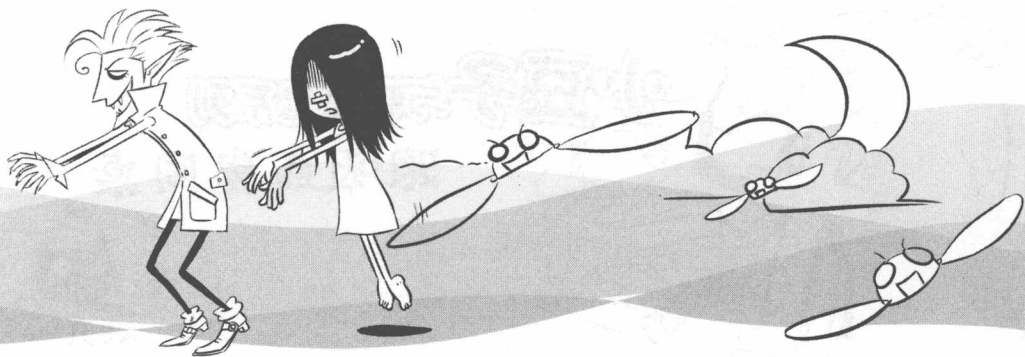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我也没复习，愿成为她的难姐难妹。

事实上，每一次她的分数都远远地高于我。苦难全是我一个人扛。

我是真没复习。

不管怎么说，在马得牛催要暑假作业的时候，我顺利地交上了昨天还亏空半本的数学作业。

过关。



Thursday

我正在玩着“植物大战僵尸”，忽然感觉窗外有个影子朝我飞来，是一个洋娃娃，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扑到我胸口，压得我动弹不得，喘不过气来。

“啊——”

我一急，醒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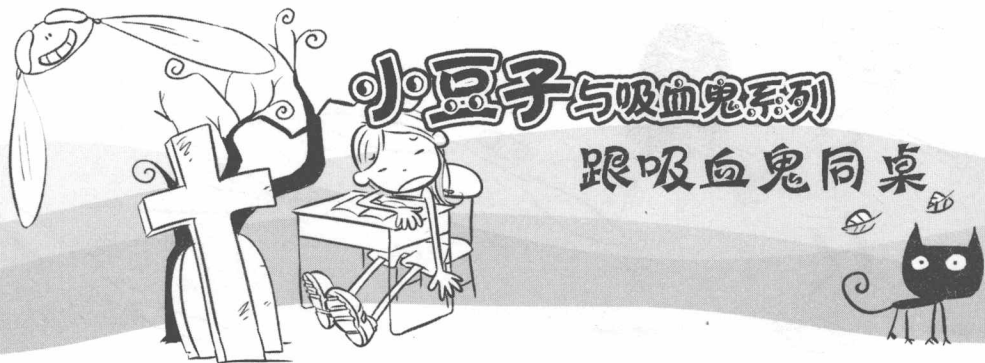
我竟然在课堂上睡着了。幸亏被洋娃娃压着，没叫出声。

看看身边的吸血鬼，他睡得正香，口水顺着他的嘴角弯弯曲曲地流下来。正好老师走过来，我把他捅醒。他机灵地拿起课本，躲过老师的眼睛。

为了不让他误会我在救他，我解释说：“你的睡相，影响我的心理健康。”



吸血鬼根本没打算领情，脸转向另一边，继续睡觉。



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

跟吸血鬼同桌

数学老师讲得正起劲，她叫得嗓子有点嘶哑。

我回想着刚才的梦，这是暑假以来第几次做这样的梦了呢？

我怀疑我得了什么病，总是昏昏欲睡，可能不是睡着，是晕过去了。

晚上上网一查，还是挺严重的病。

我跟老妈说，我得去医院做个体检，我得了不治之症。

老妈十分冷漠地说，不用查，她已经诊断出病因：睡得太多了。

哼，我是不会把我的生命交给一个在窗口递药的人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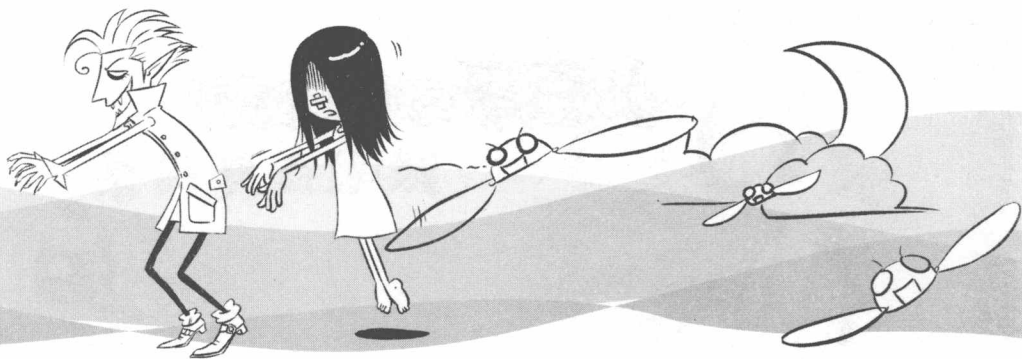
我甚至怀疑我不是她亲生的！



Saturday

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，必须去医院体检。

为了不让老妈作弊，我选了另外一家医院，这样我的不治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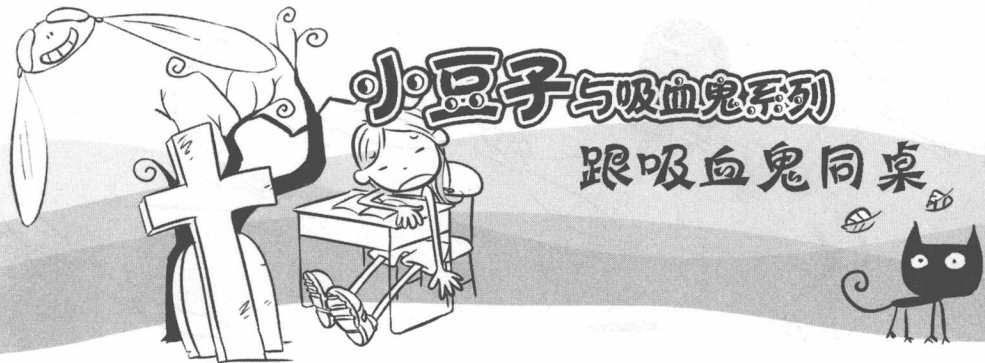
症,就能尽早地检查出来。一想到全班同学都来探望我这个绝症病人,我心里难免酸酸的,眼睛也潮湿起来。



我跟医生说了我的症状:“我像一只上了发条的青蛙。”

医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,他问我什么意思。

我说:“就是很容易松劲。”



小豆子与吸血鬼系列

跟吸血鬼同桌

医生让我直接告诉他哪里不舒服就行了。我只能直白地告诉他，我总想睡觉。医生听完，脸上的表情很平静。我接着说，我的脖子粗，像长了什么。医生还是没表情。最后，我只能说出洋娃娃压胸口的事了。医生可能觉得最后一项挺严重的，在单子上刷刷写了几个字，让我去化验，交费。

化验血的费用可不便宜，不过我用的是老妈的医保卡。本来我坚持用现金的，这样才能显示我在花钱看病，可老妈死活不给钱。

化验结果：完全正常。

这太不正常了！会不会弄错了？

我又去找医生，医生无奈，又给我开了一张单子，验尿。

结果还是：正常。

怪了怪了，我明明是个有绝症的人呀！

我再去找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已经对我爱搭不理，一副责怪我没事找事的样子。

“那我的脖子为什么粗了呢？”我

